

即使在家的时候，我也在演戏



[英]C.J.斯库斯著
肖心怡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9年6月

1月7日,星期日

- 1.德里克·斯卡德。
- 2.德里克·斯卡德的律师。
- 3.韦斯利·帕森斯。
- 4.我们镇上的怪胎——“恐怖的红发艾德”。他在利德超市的停车场晃来晃去,从灌木丛里扯下树叶来闻,还咯咯地笑个不停。

昨晚又梦到我爹,我问他最喜欢的孩子是谁,他笑着对我说:“当然是你呀!”

我爹在世的时候,我可以和他聊任何话题,现在我不知道还能跟谁聊。克雷格这个人无聊到了极点,他永远都在看电视,即使电视关了,他脑子里大概也在自动回放《权力的游戏》。我当然也不能找塞伦,自从爸爸的葬礼后她就再也没有回过英国,而每次我们通电话,我都觉得她迫不及待想要挂断。

至于那帮“塑料姐妹花”,她们能够提供建设性意见的大概只有三个话题:我怎么还没有孩子,我那卖不出去的小说,以及我的低级工作。

如果父母还在,不知道他们会叫我怎么做。父母去世的时候我都没有像普通人那样悲痛。父亲死后塞伦说我的表现让人看起来“非常不舒服”,就好像“透过窗户看外面的雨,雨点冷冰冰不带一丝感情地刷过玻璃”。可是我不知道我应该如何感受,我感受不到任何东西。我还上网搜索过一次,WebMD的解释是“失去亲人的前几个月感到麻木是正常的,因为你的大脑还在试着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没有任何说法提到像我这样持续好几年的麻木,看来这大概是不太正常的吧。

克劳迪娅和莱纳斯这两位老员工今天去了法院,午饭后他们回来,说68岁的恋童癖德里克·斯卡德只被判了三年缓刑,并强制接受两个月的康复治疗、列入性侵者名单。我们跟进这个案子已经一年了,这个判决简直让人出离愤怒!这种浑蛋就该被活生生地剥了皮,扔进油锅里炸才对。

1月16日,星期二

- 1.那个开蓝色道客的男人。我发现他养了一条大斑点狗。今天他嘴里倒没不干不净,但我还是讨厌他。
- 2.德里克·斯卡德。
- 3.韦斯利·帕森斯。

觉得自己比身边的朋友优越吗?

对,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并不是特别了解人这种生物,但我想大部分人都多少有些优越感。再说了,我凭什么不呢?我有学历,有一份全职的工作,不像他们那样靠着那些托儿所的交费单和钻工薪家庭税收减免政策的空子来揩国家的油。还有,我跟他们在一起确实觉得无聊,跟克雷格在一起也是。在报社其实也很无聊,但谁也看不出来,我很擅长演戏。已故的传奇乐手莱昂纳德·科恩曾经说:“照着你想要成为的样子生活,很快你就会真正变成那个样子。”从心理治疗结束以来我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以为我痊愈了,其实我只是在演戏而已。或许有一天,

这会真正成为我人格的一部分吧。

不过关心他人真的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为了让身边的人高兴,我学会了一些小技巧:

1.倾听。人都喜欢被关注。少说多听是美德,现在拥有它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人们才格外珍惜。

2.问候。即使你已经向人们问过好了也没关系,多问几次他们也不会觉得奇怪。

3.赞美。赞美他们的新发型或者是减肥效果。

4.礼物。“我偶然看到这个,就想起了你”,这样的小惊喜通常效果奇佳。

5.做无麸质糕点。就照着正常糕点做,只是该放的糖都别放,好让它吃起来没啥味道就可以了。

有些人管这叫“笼络人心”,我管这叫“生存之道”。

即使在家的时候,我也在演戏。我从来不知道哪一部分的我才是真实的。我也不知道怎样真切地去感受,怎样真实地……怎么说呢,存在。我想那一定很辛苦吧。相对而言,在网上安慰别人就容易得多了。上次露西尔的母亲去世时,她在网上找我聊天,我所要做的无非就是动动手指,给出一些适时的安慰,而与此同时我的眼睛可以盯着电视屏幕看《飞黄腾达》,一边吃我的薄荷气泡巧克力,毕竟再不多吃一点,我担心以后就买不到了。

我其实更喜欢跟孩子们一起玩。有时候我去别人家,大人烧水泡茶的时候我就会去孩子的温迪屋和他们玩过家家,让他们给我端来上面放了塑料烤鸡的小盘子,或者一起给绘本上色。伊梅尔达的双胞胎霍普和莫莉有一些我没有的森贝儿家族玩偶,我常跟他们一起玩,有时候我们会一起翻森贝儿家族的宣传册,讨论我们接下来还想要哪些。

BuzzFeed网站有一点说错了:对某些人类,我还是能产生情感共鸣的,比如孩子们。我不喜欢孩子们受到残忍或者不公平的对待,他们比任何人都不该被那样对待。我们在修道院花园的经历,不该在任何人身上发生。

有两个小女孩就在德里克·斯卡德那里受到了不公正的遭遇。有一天,这个叫德里克·斯卡德的危险惯犯把两个十岁的小女孩骗去他的公寓“看他家的猫生的小猫”。他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小猫,那两个可怜的小女孩在那里遭遇的一切,足以摧毁她们脑中对世界所有美好的想象,事情就是这样。

德里克·斯卡德这件事情让我极度不爽。我要看着那个人去死,我要压在他的身上看着他去死。同时应该去死的还有轻判他的那个法官。

其中一个小受害者的母亲玛丽·托尔玛什今天来了我们报社,她在罗恩的办公室跟克劳迪娅和莱纳斯聊了很久。我借给他们送拿铁和蛋奶羹的机会匆匆看了她一眼,她留着金黄色的波波头,穿名牌套头毛衣和牛仔裤、平底皮鞋。然而尽管打扮得体,她脸上的表情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她看起来就像一个被大雨浇透的破布娃娃。

我听到了几句他们的谈话。她提到了一个地名——温维索街。那是公园另一头的一个公寓区。她提到这个地名的时候十分愤怒,大概斯卡德现在就住在那里。我还听到那浑蛋现在用的是假名。温维索街离报社大概20分钟的路程,离我家走路也就10分钟。我下班后直接开车去了那边,坐在车里静静等待,可惜并没见到他的踪影。

晚上11点我出去遛了叮当。克雷格已经开始打呼噜,而我完全无法入睡。我的神经绷得紧紧的,德里克·斯卡德的名字在我的脑海中来回闪现,简直百爪挠心。我得出去。我拿上了那把墙纸剪刀以备不时之需,但所有的小巷包括运河纤道都是那么安静,这大概是好事吧。至于我的感想——我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浑蛋挖出来。

对了,突然觉得很饿,所以我要去吃我的Quavers芝士片和佳发蛋糕片。我看网上的文章里写午夜过后摄入的卡路里就不算数了。嗯,还是说这理论只适用于精灵?

2月2日,星期五

我去要求加薪了。我已经在这家报社干了三年,离我的上一次加薪也已经过去了两年。结果……猜猜罗恩和克劳迪娅怎么说?

他——们——拒——绝——了!

倒是跟我续签了工作合同——在接下来的一年里我将继续当我的“编辑助理”。

说君子(21)

6.“志于仁”之君子的“仁民”。仁的道理和精神就是“爱”。儒家的仁民思想,既有“仁者爱人”的一般性意义,又有仁爱人民百姓的特殊性意义。而以爱为其本质属性及其名声的君子(“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当然要将仁爱进行到底。这就是君子所要求的仁爱百姓的仁政思想。

在这一层次的仁民思想,主要是对统治者、领导者提出要求的。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治的问题,进而也是关于什么样的政治才是符合社会文明发展方向和符合人性地对待的问题。

第一,孔子在政治上对君子的要求。《论语·宪问》篇记载,孔子在面对他的学生子路专门询问“怎样做才能算作君子”的问题(“子路问君子”)时做出了三句话的回答:“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从上面这三句话来看,它们是一个不断递进的关系。首先要做到自我修养而使自己庄重恭敬;其次要做到自我修养而使他人安乐祥和;再次要做到自我修养而使百姓安身立命。在孔子看来,“修己以安百姓”乃是君子追求的更高境界,而此一直成为中国传统政治追求的目标。“为生民立命”(北宋张载语),此之谓也。当然,就连孔子也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尧舜都会感到犯难呢!“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此之谓也。但作为士君子,真正的君子又必须将此作为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因为这是一个社会文明的方向,这是一个符合人性的对待,从而这是一个良政的表征——德政、仁政者也!

孔子在回答怎样才可以从事政治(“何如斯可以从事政矣?”)这一问题时,又以“君子”为主体,提出了著名的“尊五美,屏四恶”的政治主张。姑且将此称为“尊五美,屏四恶”的君子政治。“尊五美”是:“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也就是说,君子根据百姓的利益而施惠于他们,自己却不浪费;择时劳烦百姓而百姓没有怨恨;获取正当意欲而不贪求;平等待人,心境安详而不骄傲;外表庄重,使人敬畏,却不怕人千里。“屏四恶”是:“不教而杀,不戒视之,慢令致期,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论语·尧曰》)。也就是说,不先行教育就加杀戮;不先告诫而要求立即成功;政令下达后,一开始懈怠,眼看完成任务,却要求限期完工;如同一笔财物本来应当给老百姓的,却刻薄长期不兑现之“虐行”“暴行”“贼行”“有司行”并称为政治上的“四恶”。君子尊崇了这五种美德,并摒除了这四种“恶政”或称“劣政”,这样就可以从事政治了。

第二,孟子在政治上对君子的要求。孟子对于爱的思想的论述正是通过“君子”这一主体而得到反映的。他明确指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君子对于万物,爱惜它们却并不仁爱,对于百姓,仁爱他们却不是血亲之爱。君子由亲爱亲人推广到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推广到怜爱万物。实际上如果我们足够注意的话,会发现孟子有关仁政思想是从君子的爱物而推广到君子的爱百姓的。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孟子·梁惠王上》)。意思是说,君子对于禽兽,看见它们活着,就不忍心看到它们死去;听见它们的哀叫声,就不忍心吃它们的肉。所以君子远离厨房。古代的贤君远远超过一般人,没有别的原因,只不过善于推己及人罢了。现在您的恩惠足以施加到禽兽身上,而百姓却没有得到好处,这是为什么呢?实际上孟子在这里是想通过齐宣王于心不忍宰杀牛这件事情来规劝他应该将这一不忍宰杀禽兽的恩惠之心推及百姓身上,即让百姓得到恩惠利益。具体来说,就是规定百姓的产业,必然使他们上足以侍奉父母,下足以养活妻儿,丰年吃得饱,荒年不至于死亡,然后引导他们向善。“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同上),此之谓也。

由此可见,无论是孔子的德政,还是孟子的仁政都是要指向良政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君子”有其应当肩负的神圣责任。诚如孟子说:“君子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孟子·告子下》)。即君子侍奉统治者,就是要努力引导他们走上正道,在志于仁罢了。

结论是:君子政治乃良政也!



徐小跃(南京图书馆原馆长、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60)